

处女书系



黄先荣
著

寂寞的爱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
CHUNU
CHUNU

四川文艺
出版社

世界原本很大，何不由此窥一隅／文苑永不寂寥，喜看新

处女书系

CHUNUSHUXI CHUNUSHU

CHUNUSHUXI

CHUNUSHU

寂寞的爱

黄先荣 著

CHUNUSHUXI CHUNUSHU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CHUNUSHUXI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成都



CHUNUSHUXI

责任编辑：熊 宏

封面设计：张仁华

版面设计：黄 迅

书名 寂寞的爱

作者 黄先荣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天北印刷厂印刷

成都长江电子研究所激光照排

1990年9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125

印数 1—5500册 字数 120千

ISBN7-5411-0623-2/I·587

定价：2.55元（复膜本）

雪里送炭

——序《处女书系》

马识途

人们总是喜欢锦上添花，不乐意雪里送炭。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劣根性，或者扩而言之，是不是人类固有的劣根性，或者根本无所谓劣根性，这不过是有如植物有趋光性，动物有趋热性一样，本来是世所常见，古今皆然的天之常道，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人类生存斗争中，便是养成趋炎附势，走热门，赶浪头的性格。所谓宰相门前，车水马龙，在野高人，门庭冷落，“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是也。所谓谁管是与非，有奶便是娘，你喊一个万岁，我喊万个万岁是也。

这种只管锦上添花，不愿雪里送炭的常道、常理、常情，表现在文坛上，便是捧台上，棒台下，乐意歌颂名家，冷落无名之辈。古今中外文坛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一个人由

于自身的努力奋斗，因缘时会，抓住机遇，加上许多偶然的因素，一篇鸣世，饮誉文坛，真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从此便什么也有了。本来是“长安居，大不易”的白居易，写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好诗，刚好又遇上了生有慧眼的顾况，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从此得到各方面的称赞。中外文坛上这样的例子不少，他们的成就，理应得到赞颂，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发展下来，中外文坛上却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情况，这就是由于那些喜欢锦上添花的人当了吹鼓手，作了不适当的吹捧。老是那么少数人的名字出现在文学刊物上，老是那么几张面孔出现在文学领奖台上。由于有了名声，各种报刊都来拉稿，门庭若市。写的稿件不一定质量很高，却被抢着登载，真叫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上了刊物又出书，出了选集，又出文集、近作集之类，只等待死后出全集了。为了研究这些作家，有专著描述他们的生活，是可以的，但是有什么必要出专书写他们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呢？相反的，有些后起之秀，寒窗累月，呕心沥血，写出并不坏的作品来，却东投西送，无处收用，稿件如泥牛入海，渺无消息，最好不过收到一封油印的退稿信。其中未必没有未被伯乐发现而呻吟在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即使他们也写了一些作品，但是由于他们能为出版社提供的经济效益不高，要出集子就太难了，至于他们上领奖台的机会就更少。反正水平高的作家还活着，他们的名声大，好作品多，每次入选的机会自然比无名之辈要多得多。于是每年上台领奖的熟面孔比生面孔多，也就不足为怪了。有的人领了

全国的奖，又领地方的奖，还领刊物、出版社发的奖；领了这个酒厂发的什么杯的奖，又领那个烟厂发的什么瓶的奖。反正杯、瓶、盘、碟多的是，领个不完。甚至坐在台上发奖的人里有他，转到台下领奖的人里也有他，好不热闹也么哥。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锦上添花，在别人的桂冠上再加几顶桂冠，却不愿给没有上过领奖台而满有资格的后起之秀戴一顶帽子？

我这样说，可能要得罪一些编辑部和一些评委会的专家们，我知道他们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也受了许多人的责备，好象古今中外早已如此，莫奈何的。我借《处女书系》编委会的酒杯浇我的块垒，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我虽无意于上领奖台，却知道编辑部的好恶，会直接影响我的利益，还是就此打住吧。

现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竟然出了这样的主意，他们要出一套《处女书系》，专门出作家的第一本书，我知道其中有的作家写了几十年作品，年近花甲，却连第一本书也无处出，有的写了很多年文章，想出一本书，因为是无名之辈，求告无门。四川文艺出版社愿意给他们雪里送炭，并且准备赔钱，在当今人欲横流，金钱万能之际，是的确要有一点气魄的。而且还有一位叫王敦贤的作家，甘心暂时放弃自己的写作，专门张罗这件事情，联系作家，筹措款项，到处奔走，也算得是有心人了。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同志和王敦贤同志来找我，说起这事，我连声说好，要我写序，我一口就应承了。他们送来的

清样，有的我翻了一下，既然叫做作家的第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要求每本都好，我想着的是他们将要从此开头，接着第二本第三本地出下去。我还相信，说不定有的人以这第一本书作为艰难的万里长征的出发点，将要走上他们自己创作的光辉顶点，甚至其中个别人将成为在四川省、西南以至全国的文坛上闪耀的明星。

我盼望着。

1989.11.于成都

目 次

雪里送炭	(1)
------------	-----

第一辑

石圪闹照相记	(3)
忆老松	(12)
吨上深情	(18)
上任那天	(23)
轿车，从乡场上经过	(32)
这河边，这坟前	(37)
茅台风味	(45)
三元洞雾霭	(52)
盐津河之憾	(59)
乡下日记片断	(64)

第二辑

异国人的眼光	(73)
杨柳街抒情	(78)

车棚里，少了那辆车	(82)
政府里的秘书们	(86)
老团干的情愫	(90)
四十岁，是不能忘却的	(97)
寻思在黑夜	(101)
生日祝颂遐想	(105)
圣洁的茅台	(112)

第三辑

李先念主席在遵义	(121)
将军归来	(125)
难写丹青	(134)
韩老一席家乡话	(139)

第四辑

古城抒臆	(149)
千古雄文觅句	(154)
自有春水声	(160)
三峡游	(165)
十丈洞瀑布畅想	(172)
神系“赤天化”	(178)
后记	(186)

第一辑

石圪闹照相记

闲时，翻影集，那一张摄于农家水车旁的彩色合影总会勾起我的一番回忆。

这是去年我和二十几个农民的合影。摄于一个叫石圪闹的地方。它偿还了我十几年来的一桩宿愿，得到我分外的珍视。

赤水河从云南发源，时而湍急，时而舒缓地流到了茅台镇这个小有名气的地方。以赤水河为界，贵州、四川两省可谓泾渭分明，跨过河走不了几里就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作“出省”。赤水河两岸层峦叠嶂，依次排列，直抵人眼所不能及的天边。石圪闹，就坐落在距离茅台镇三十多里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杂居着和睦相处的苗汉人民，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太平无事的所在。石圪闹这个名字，不知是苗话的音译，还是汉家的土话，反正自古来就这么个称谓，谁也没去考究它。比例尺再大的地图上也寻觅不到它的尊名，而它，又确实实地在这个喧嚣的地球上默默无闻地存在了好多个世纪，这就是石圪闹人的开阔而闭塞的生存空间。

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等待分配，波诡云谲的“文革”传说颇多，说这届大学生“工资不高，水平也不高，干脆不搞分配，当农民去。”尽管是传说，仍不免令人纳闷。母亲便劝慰我去石圪闹看望一下姨孃和姨父们。

正是凉爽的秋季。到“广阔天地”去见识一下，真要下乡当农民的话，有点心理准备也好。我和弟弟背着个破烂照相机上了路。这相机虽陈旧了一点，我却用它照过些好照片。弟兄俩撑船过河，兴致很高地踏上黄泥大道，一路缓坡急坎，过了朱砂堡、马儿坳、石坝子、汗爬沟、草子坝，大汗淋漓地来到了石圪闹制高点上。

太阳偏西了。金灿灿的阳光飘洒在这黄土坡上。凹形的石圪闹里，只见缕缕青烟，正从参差错落的草房屋顶上冉冉升起，飘向天际，溶化在广袤的宇宙间。借助夕阳的余晖，弟兄俩用袖口擦了擦满头汗滴，欣赏起闹里的景色来。

这里确乎有些风光：远离尘嚣，山青水亮，地广人稀，黄泥土杂混着泥沙地，这是出庄稼的好泥色，泥土润而清新，沁人心脾。山头虽清秀，但却很高峭，显得比赤水河谷两岸的还英俊，看上去幽远深邃。山雀儿迎着夕阳，扑闪着羽翼，把这片世界装点得典雅古朴……

我长久地睇视着这个七彩缤纷的境界，犹如听一首田园牧歌，那么心旌摇曳。那年代很少有人说“旅游”这个字眼，但我们却情真意切地游览着这淡雅的山乡，对这片神妙而荒寂的土地产生了庄重的感情。弟兄俩坐下来不想走了。黄昏渐渐临近，又是一番有别于城市的格局：这里没有多彩的灯火，匆促的人流，听不见都市里收音机、录音机混杂频率很

高的声响。

姨孃一家十分热情地接待我兄弟俩。秋高气爽，在这高出河谷的山弯里，秋天已当作冬天在过了，农户人家都已生起了炉火。姨孃家火炉的火箱大得象半块乒乓球桌，箱上垒上一块有簸盖大小的炉子，炉子上头才是稀煤圈成的甑子大小的煤耙，划作四块，象黑色花瓣。由于火膛子深，火燃得很旺，加上屋子本身漆黑，没有光线，火苗映壁，亮光熠熠，一进屋就有一种炽热的感觉。火旁有一根宽大的长凳子，这是农家一年只用一次的杀猪凳。坐在这根不知“处决”了多少头猪命的粗糙凳上，面向着火，宽打宽坐，真有几份怡然自得。可不上半个时辰，你又会坐立不安了：熊熊的火苗映得人脸滚烫，胸腔一带火烧火燎，在额头不停地有汗水渗出。而从里屋的纸糊窗户里吹进来的凉风直透后背。这就是农村人常说的“胸前烤起鱼火斑斑，背后冷起鸡皮疙瘩”的烤火生涯。还好，坐在宽敞的杀猪凳上，颠来倒去地换着烤，烤他个二面黄就是了。

姨孃家的晚饭做得很快，不到半个时辰，我们就吃到了香喷喷的包谷大米两间饭。饭后，生葵花、生板栗抬了出来，姨孃这边马上又忙着煮宵夜。农村待人就是这个样，叫你吃个嘴不空。姨父则一直陪伴着我们，叙述着石圪闹的喜怒哀乐。人的心理是需要一种内稳态的，而姨父的内稳态大概就是叙谈农事、倾吐家常，把石圪闹最有价值的信息亮给来家的高朋贵友吧。

忽然间姨父发现了我们的照相机，问：“这是盘哪样机器？是不是千眼镜？”农村人把望远镜说成“千眼镜”，我赶忙

道明是来为姨父家照相的。他乐得神采飞扬，不住地赞许：“你两弟兄好啊！想得到啊！”姨父接着说：“农村人照张相不容易，坎上大婆都快九十了，拉呱了几年要上茅村照相，就是走不去，照相的老师又转不到石圪闹来。呃，还有狗儿的么爸，风吹坳太公，凹亮眼三爷，村个塘老家婆，牙齿都老来落光了，再不照张相留倒，二天孙孙末末想看都看不到了。”姨父慨叹之后，接着问我是不是有了这盘机器就可以随便照，干脆明天请这些老者老婆婆都来照。我说这是120型的相机，可照十二张，加上偷拍最多十四张。这时姨孃也凑过来，两人掰起指头算了一下，姨孃这边又加上了诸如凤喜三娘全家、墙里头老六娘、三舅娘、马阶级、龚细江老表，凑足了十四家。还说这几家都隔河不远，最远的也不过十来里路，吃杆烟就走得拢的。

听说城头来了亲戚，这一团转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来到姨父家。我们正在宵夜，左邻右舍阴一个阳一个地凑上来了，幸好如乒乓球台状的火炉大，你挨我挤地围在一起足有一打人。农村头晚上串门，和城里人茶馆头说评书、讲生意一样地有趣。姨父趁此良宵胜景，就地召开简易的“新闻发布会”，炫耀式地公布了明天照相这一重大新闻。一湾子人听到这里，喜形于色，沸沸扬扬起来。

一阵骚动之后，迅即转入平静，来要的妇女们开始纳鞋底、缝鞋垫。在豆星般的煤油灯下，她们有着超常的视力，把针针线线挑列得那么井然有序。年纪大点的不时伸伸腰，把手伸向后背抓抓痒，时而把鞋针在蓬乱的发际间刮一刮，又永无休止地纳着她们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鞋垫。人的生

存的最高境界是创造，而在这里，却似乎永远都是刻板的重复。男人们有的开始找长烟杆，巴嗒巴嗒口水长流地吸着土烟，有的把手紧紧按在膝上，心满意足地洗耳恭听第二条、第三条“晚间新闻”的发布……。

豪爽、粗犷、宽厚、哀怨，细细问、慢慢答、缓缓说、轻轻笑。过了好久，“新闻发布会”才结束。人们点燃带来的葵花杆，吆三喝四，前前后后地出了门，不甚明亮的火光中便闪现出一张张宽厚淳朴的脸。

人群散后，姨孃叫我俩先去睡，她和姨父还要合计明天的生活和照相事宜。

宽大结实的床，床方是有两卡宽，一张黄篾席子深陷在宽而厚实的床方之内。两边枕头又实又圆，手一摸就窸窣作响，这里边装着疏松的荞壳。一床四方四正的被子，足有十来斤重，黑乎乎的白里子加上大红的被面子，黑、白、红、黄都集合在这块几十年一贯制的小天地里。盖上被子，厚度有余，长度不足，顾了头顾不了脚，肚皮上压得重实实的，脚底下却凉风习习。睡不多久，脚一伸我又被凉醒了，我突然看见豆星般的煤油灯还在堂屋里闪烁。细一听，有一阵清晰的擦洗声，这是姨父正在火炉边洗浴，农村人把这种简单的擦身叫做“抹大汗”，看来是意在明天的照相吧。姨孃也还没休息，听得出来，她正在堂屋里洗衣服，不久又找抗笼来烘衣服，也同样为着明天的照相节目操忙。照一张相，居然弄得全家寝食不安！

我于是再也无法入睡，为明天自己即将担负的神圣的使命而惴惴不安。是啊，对于城里很普通的照相，在石圪闹这

里却当作了大事来宣传，引起了那么多的山民的关注。我猜想，这一夜围火会议发布的消息可能早已不胫而走，在这个穷乡僻壤里引起了震动。也许，这个晚上还有象姨孃姨父们那样忙着洗衣服，“抹大汗”的人们，也许，还有正在对着镜子试着笑脸的小伙子和姑娘嫂子们。我并不为山民们的贫困和少见识而怨哀，倒为明天自己的照相手艺而忧心忡忡。

鸡叫两遍了，姨父还没有睡去，他又在火炉边用锤子锤破葵花杆，同时点燃了它，咿呀开了门。深更半夜，我狐疑他去何处，姨孃在厨房里追了出来，小声小气地说：“你只通知狗儿的么爸就行了，叫他去通知大公、三爷、家婆们，你就不要一家一户的喊了，早点回来，还有碾房头的事。”你看，还是为着明天那震慑闹里的照相。

天开河口，鸡叫三遍，姨父还没回来，我不免有些担心。忽而听见姨父家旁侧的风车咿呀呜噜地转了起来，碾槽的启动声也随即传入耳鼓。这是山里人赶早碾米的来了，我忽而明白，姨父昨夜是睡在碾房为赶早的人们开水车碾米磨面的。一夜的折腾，已十分困倦了，晨曦中才隐隐睡去。兄弟个儿小些，倒还睡得很香，但是胸膛一带压的太重，身上沁出了汗水。兄弟俩起床后，一道去观看吱呀吱的水车来来回回地转动，又漫步在石圪闹的山沟田埂上，细细欣赏这块经历了若干世纪的瘦削而丰腴的土地来。于是想到真的来这里当几年农民，也不见得就要闷死在这里。

吃过早饭，一浪一浪的人就来了，照相的，看照相的，熙熙攘攘，有如过节一般。姨父不住地清点人马，三娘、么公们都来了，坎上大婆来的最迟，孱弱无力的她在儿孙们的